



慈林人家 每天过着诗情画意的日子

□记者 陈培芳

在萧王庙街道西南方向，有一个小村庄，村口矗立着一座雕刻精美的飞檐牌楼，镌刻了“慈母严父育贤儿，东风有情送天涯；林丰草茂鸣赤子，春雨无声润故园”这样一副对联。

初闻慈林，便被她的名字所吸引，慈母严父，林丰草茂，这里是如此的诗情画意，和谐安乐。据《奉化县地名志》记载，后晋天福五年（公元940年）这里曾建有慈林教寺，宋理宗曾赐御书“慈林山”三字。南宋时期，袁氏五代再度迁徙，在这片山水苍碧的谷地中定居，渐渐聚集形成了村落，村以寺名。

还未进村，就被牌楼两边的几树红梅、茶花晃花了眼：怎么能有开得这么灿烂的花！深红浅白成堆成排地开在两侧，仿佛把整个春天的锦绣都压在了这儿，衬着如洗的碧空，习习的春风，一派春暖花开的景象。

顺着进村公路，发现村口有一座四角飞檐凉亭，亭子的名字颇有诗意，曰“蕉影亭”，凉亭内还竖了一块石碑，细细品读才发现，原来这蕉影亭是以民国蛋王郑源兴妻子冯蕉影之名命名的。郑源兴是慈林村人，自幼家贫，13岁去上海一家小蛋行学艺，他擅长经商，几经辗转创办了茂昌蛋业公司，还开了国人办冷冻业的先河，鼎盛时期有职工近两万人，被誉为“民国蛋王”。郑源兴夫妇在外创业却情系乡梓，帮助乡人外出就业，资助子女免费入学，修桥铺路等事迹更是不胜枚举，心怀感恩的慈林人竖碑建亭以示纪念。

村中有几棵千年古树，相传是慈林先祖迁徙至此，安家居住之始所栽种，当时先人种了四种树分别为：枫、樟、梓、松，意为：风调雨顺。一直以来，古树下的一方土地，都是村人的乐园，可以想象，盛夏时节，每天夜幕来临，辛劳了一天的族亲们像赶集一样，不约而同各自带着蒲扇和木凳聚拢起来，集合在古树下，乘凉遣兴，谈天论地，唠唠家常，说说邻

里，当然还免不了叙叙农事，估量收成，和着那孩子们闹盈盈的欢声笑语，自有一番情趣。到如今千百年过去了，也果真应验了先人的美好希冀，自种上这“风调雨顺”四树后，村族在这里安居乐业，生养繁衍，生生不息，代代继续，薪火相传。

信步村内，耳边不时有轻轻柔柔的流水声传来，循声而去，却见一条仅有一掌来宽的水渠欢快地奔腾着，底下的石子在流水终年的滋润下，竟有了宝石般的温润色泽。偶有几位农家阿嫂在渠边洗洗刷刷，这情景，使得原本静谧的村子平添了几分生气，一下子鲜活了起来。沿着水渠向村子深处走去，却好似走不到尽头一般，水渠弯弯绕绕，时而绕进这户人家老宅子的墙根，时而又钻进了那户人家门口的青石板，犹如顽皮的孩童一般。一位路过的阿嫂向我们介绍这水渠的来历，言语间颇为自豪，相传这水渠和那“风调雨顺”树一样，也是慈林先人在建村时所开凿，用作生活、消防、灌溉之用，亦有几百年之久。常言道：有水的地方，有财运，有灵气，说来也神奇，千百年匆匆而过，这渠水却从来没有干涸过，一直滋养着慈林。

听闻村里有郑源兴故居，想着一览其风貌，却不想村子太大迷失了方向，七拐八拐找到了袁氏宗祠，白墙黑瓦，大门紧闭着，无法窥得其中景象。祠堂门口有古井，外边的已用水泥浇筑一新，干净整洁，井口还用石板盖了起来，走近一瞧，水源还未枯竭，清冽冽的井水，在日光的照射下，泛出了微光，偶有一两只蝴蝶飞过，让古井愈发显得沧桑。一口古井，守着时光的窗口，把粼粼的一潭心事，逐渐打造成甘霖。或许在遥远的过去，慈林人曾在夜色明媚的时候，在这古井旁，和明月对酌，并随便聊聊风花雪月的故事。

询问了好几位村人，才找到了郑源兴故居，三四间两层木质结构的老宅子，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若不是大门的匾额处书有“郑源兴

故居”五个字，愣谁也不会将这宅子与赫赫有名的“民国蛋王”联系在一起，突然又觉得，这看似普通的宅子，有了郑源兴那“达则兼济天下”情怀，又变得那么不一般。

万物复苏，蓄势待发，充满着新生的喜悦和希望；鸟鸣虫啾，鱼跃蝶舞，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和能量；土壤湿润，溪水叮咚，提醒着乡村人们春耕开始了。勤劳的慈林人，早早地在地里忙碌开来，连那耄耋之年的老人，也闲不住了，扛了一把锄头，背着刀箩，慢悠悠地向自己菜地走去。本来可以在家中好好休息，颐养天年，但勤劳已成为他一辈子的习惯，与其闲在家中，不如力所能及地做点事。虽然忙碌，但是慈林人也不忘在忙碌中为自己找一份闲适：老式的录音机里，播放着咿咿呀呀的戏曲声。田间地头流动着孩子们快乐的身影，空气中回荡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让春耕气氛忙碌中带着愉悦，紧张中裹着恬适，没有循循善诱的教导，只需耳濡目染，他们懵懂幼小的心灵已懂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道理，没有冗长繁杂的说理，只要亲身实践，孩子初谙世事的心灵已明白劳动最有滋味的深刻内涵。

在慈林，诗情画意总是春。

小名片：

慈林村隶属于萧王庙街道，位于萧王庙街道偏西5.5公里处，由慈林、金家、野猫山嘴3个自然村组成。慈林村以水蜜桃为经济作物，是奉化水蜜桃的主产地之一，村里几乎家家户户种植水蜜桃，形成了纯天然生态的桃园，是奉化水蜜桃文化节的主办地之一，另种植花木、竹笋等。全村共有山林4500余亩，其中竹林3000亩，耕地1000余亩，村民以郑、金、袁、何姓为主，计530余户，1380多人。

旅友视界

带79岁老妈自驾非洲跨年

在热那亚，古老的建筑群中行走；在罗马海岸线，对着夕阳说再见；在爱琴海，听本地歌手弹琴；在巴基斯坦，警察全程护驾：从欧洲到亚洲，130天跨越25国，行驶3.2万公里……70后男人李亚西热爱旅行，通过徒步、自驾环游世界，25年间几乎走遍中国，自驾游历全球数百座城市。不过，这个春节与众不同，李亚西带着79岁母亲唐家翠，自驾非洲摩洛哥，在撒哈拉沙漠跨年迎新。26日，他们启程回国，为这次幸福之旅画上完美句号。

不甘示弱 六十老太登遍国内名山

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唐家翠，大半辈子都在重庆奉节深山中刨耕地，偏巧，儿子李亚西是个爱挑战的孩子，总是不定期带着母亲出发，畅游完国内名山。“老妈已经79岁了，跟着儿子去非洲自驾，能行吗？”听闻李亚西的计划，旁人免不了好奇，是怎样一对母子，能如此疯狂？

故事早在多年前埋下伏笔，因为职业原因，李亚西比国内大部分人更早接触到新兴的旅游项目，主角多是外国人，或徒步去无人之境、奇险之地找美景，或开着各式各样的车辆遨游世界。

有一年，李亚西与人组队徒步长江三峡，业内人士把这段路叫做中国十大经典徒步线路之一。和李亚西一起“冒险”的人里，有一个60多岁的比利时女性，这让唐家翠大为震惊，“60多岁了也能做这些？”从惊讶到鼓舞，再到不甘示弱，唐家翠的心理变化被李亚西看在眼里，“我是农村人，从小锻炼着，腿脚也好。”

李亚西萌生想法，开始带着唐家翠尝试旅行，从爬山开始，峨眉山、泰山、华山、黄山……国内叫得响的大山基本爬了个遍。最近，李亚西旅行的方式有所变化，他把重心放在自驾上，唐家翠也跟着儿子不断尝鲜。

第一次试水，是从天津自驾回成都，母亲和妻子一起参与。所以，2013年决定带唐家翠去美国自驾时，她一点也不担心，“虽然当时已经70多岁了，但他安排得好，我也不累。”在美国，李亚西开车带母亲游遍著名城市和景点，“这些地方旅游条件成熟，更适合母亲。”此后几年，李亚西总会在合适的时候邀请母亲参与自己的自驾计划，有时在俄罗斯，有时在欧洲。

2017年底，母子俩的国外自驾目的地锁定非洲摩洛哥。出发前，李亚西煞有介事地检查起母亲的皮箱，这一看他乐了。“搜出一叠人民币，好几千。”母亲很认真地回答说去非洲用，这是属于儿子的安全感。

人在困途 母亲吐槽住宿差别太大

2017年12月23日，李亚西和母亲从成都出发，由双流国际机场经卡塔尔多哈转机，抵达卡萨布兰卡，整个飞行时间接近20个小时。能够坦然应付如此的长途航班，是李亚西敢带母亲出门的基本要求之一。“此外，不晕车，能吃能睡精神好，腿脚还算硬朗，这些是我对老人出行的基本要求，好在老妈每一条都适合。”

在当地，李亚西租了车，开启了与母亲的自驾旅程。从卡萨布兰卡出发，游览摩洛哥，途经地中海。透过车窗望出去，仿佛触手可及的茫茫深蓝，已然让79岁的唐家翠为之沉醉，她不住地念叨着这句话，“我竟然到地中海来了！”从儿子李亚西口中，唐家翠早已听闻这个熟

旅游资讯

降低景区门票 助推全域旅游

今年两会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

降低景区门票价格看似是降低了景区的利润，实际上却有利于景区的长远发展。以广州为例，除了白云山、广州动物园，其他市政园林、景点几乎全免门票，即使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白云山，进山门票也只有5元。白云山、越秀公园、中山纪念堂、北京路文化景区、长隆旅游度假区、广州塔等等串联起来形成的全域旅游的链条，既可以让游客感受到千年古城的韵味与现代广州的活力，又让周边的餐饮、酒店、购物等行业受益，促进了广州的全域旅游发展。

可以说，降低景区门票价格是牺牲“小利”以做大“蛋糕”，因为门票价格降

低，人们可以多跑几个景区，延长行程，从而带动景区及周边的交通、餐饮、购物、住宿等消费。但大“蛋糕”要怎么分也很关键。在降低门票价格前，景区和政府相关部门不妨进行科学的测算，以确保其他产业的收益能以某种合理的方式弥补门票收益下降带来的损失。当门票收费经营主体和餐饮、购物、住宿等其他经营主体不是一个主体或者直接的利益关联体时，则需要协调好和平衡好各方主体的利益关系。

另外，景区门票价格降低之初可能会吸引大量客流，带来管理上的安全隐患，比如过度拥挤、环境保护压力大等等。对此，要做到“门票打折，服务不打折”，让游客玩得开心、顺心。

2017年12月30日，李亚西和母亲途经摩洛哥的第一座皇城菲斯，“从菲斯出来，天气很好，所以在路上停留的时间也多了些。”李亚西记得，直到下午5点，还没有预订当晚的房间。按照计划，离这一晚的目的地还有大约80公里，“在当地，5点左右就天黑了，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肯定会继续前行，但带着老妈不会冒险摸黑。”

此时，恰逢经过一个小镇，李亚西决定住下。他带母亲找到了当地仅有的家庭旅店，“现在看来，也就相当于一个乡村农家乐吧。”房间约30平方米，摆着两张床，床脚堆着杂物，合着十几床毯子，没有棉絮。到了晚上越来越冷，硬邦邦的毯子显然无法保障舒适的睡眠。“睡个觉咋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母亲唐家翠竟吐槽起来，“批评”此处的简陋条件。在路上久了，李亚西倒是早已习惯简陋，却忘了给母亲普及。

对比这个临时入住的农家乐，难怪母亲要抱怨了，“之前不是住五星级酒店，就是当地的特色民宿，住宿条件差别实在太大了。”李亚西说，“其实老妈是农村人，再苦再差的环境都经历过，当时她挑剔的不是环境，而是觉得花钱不值，心疼的是钱。”到第二天早上醒来，唐家翠已经彻底忘了前夜的抱怨，乐呵呵跟着房东合影，愉快道别。

辞旧迎新 撒哈拉沙漠跨年跳广场舞

2017年12月31日，李亚西母子俩如期抵达撒哈拉沙漠。在这里，两人与2017年说“再见”，向2018年说“你好”，完成别具一格的跨年。

“以前每年的元旦前夜，只要在成都，也会跟家人朋友们一起迎接新年，”李亚西说，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多年，直到2012年，“那年我们一家人来到台北，在台北的101大厦跨年。才知道原来跨年没有必要一直呆在自己的城市里，可以尝试换一个地方，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与不同的人一起去辞旧迎新。”之后的5年，李亚西从未放弃到不同国家尝试新的跨年方式。

2018年，他带着母亲出现在撒哈拉沙漠。“20年前我曾经到过这里，但这次觉得撒哈拉更漂亮了。”李亚西觉得，因为他做了自己想做的旅行，母亲的通行让自驾摩洛哥意义不同。打开折叠桌椅，拿出茶具，李亚西泡上一壶热茶，和母亲徜徉沙漠美景，心满意足品下幸福的味道。

当晚，母子俩入住沙漠边的酒店，一起参加酒店组织的跨年活动。在篝火、少数民族的乐队、酒饮、村民欢笑声中，起初安静坐着的唐家翠，后来也被感染，跟着大家一起跳起来，广场舞发挥得淋漓尽致。

“感谢老妈，总有一些日子值得我们共同拥有，总有那么一天就是美好记忆。”李亚西写下的话，也是唐家翠想对儿子说的。

据《北京晨报》